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正義曰勾

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濮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杞俱在是五同盟

夏邾卑我來奔

無傳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

注卑我至故書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爲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

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
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卑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
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
不書之邾卑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
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卑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
盾乎炫以為釋例是某解非今則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
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卑
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
卿有罪出奔皆書名卑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黨非謂
卑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為規過非也

葬杞老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

皆罪其專國叛君言
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
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疏

注書名至義例 正義曰被
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

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晉欒盈復入

于晉

以惡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

叛

疏

注兵敗至言叛 正義曰案傳欒盈潛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

時晉人不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敗而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欒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葬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拒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

皆以叛告此案竊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
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

衛遂伐晉

兩事故
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

酌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
榆晉地及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疏

注兩
事故

言遂 正義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
傷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為兩事不
言遂者於彼注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
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言遂也己卯仲

孫速卒

孟莊
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
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疏

注書名至罪之 正義曰
書名是罪之文案係紇為

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
順季氏廢長立少為紇之罪狀也

晉人殺慶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疏

注輕行至有事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輕者舍其鞮重信道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言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温天王狩于河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摠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不可書遂為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禮

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疏

注禮諸至責之正義曰杞孝公晉平公

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於禮為舅當服總麻三月但總麻既輕其恩不過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正法言諸侯等降其親雖有本服期者亦當為之闕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服期喪絕旁期非母也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想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諧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

使慶

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

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疏

君子至于常

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爲經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

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

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爲不義之

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爲傳發此言

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

志也服意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載人謂此亦

宜然故爲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爲叛其惡益明何當匿

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

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

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其不為經也故杜以為妻不告故不書耳

晉將嫁女于吳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稟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樂盈邑也

樂盈夜見胥午

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

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成集

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

以孺子何如

孺子 稷盈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謝衆之思已

四月藥盈

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藥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

焉故因之

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八

至莊如譜之藥都為衛

韓趙方睦

韓起謀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

秦之役怨藥氏

十四年晉伐秦藥厲達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

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

行氏

悼子知益之子荀盈也。以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於公

鄭亦荀氏宗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

樂主鉗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

相子曰奉君以走固官必無害也

相子藥王鉗

且

藥氏多怨子爲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爲民柄

將何懼

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夫人有

三鯨

使宣子墨縗冒經

晉自殺職還

二婦人輦以

如公

恐藥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

固言宮之有臺

觀備守者

范鞅逆魏舒

用王鮒計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

逆藥氏矣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二三子諸大夫

使鞅逆吾子鞅

請驂乘持帶

驂乘必持帶備階陟

遂超乘

跳上獻子車

右撫

劔左援帶

劫

命驅之出僕請

請所至

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

逆獻子也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恐不與已同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沒君官奴以丹書其罪

藥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

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言不負要明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

閉著門外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知牆也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徒在臺後

公臺之後

藥氏乘公門

乘登也

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

用劔短兵接敵

欲致死

樂氏退攝車從之

鞅攝宣子戎車

遇樂樂

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

言雖死猶不捨女罪

樂射

之不中又注

注屬矢於弦也

則乘槐本而覆

樂樂車檠槐而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芻奔

曲沃晉人圍之

魴樂氏族

疏

晉將至媵之將嫁女爲吳之夫人齊以

正義曰晉

女爲媵使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爲媵皆非禮也而不
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樂盈不言事之可否
注悼子至
驍從 正義曰十三年傳云荀贛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

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而規杜氏非也 程鄭發於公 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疆族言發於公見其不助欒氏 注七與官名 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與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與大夫杜亦爲注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單與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且欒至民柄 正義曰欒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爲利之權又執民之八柄 注賞罰爲民柄 正義曰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祿子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以器物爲喻若用斧之執其柄也

注夫人有杞喪。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摠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注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縑冒經詐爲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故得詐爲之也。墨縑冒經。正義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冒經者言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爲夫人孝服也。奉公以如固宮。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固，故謂之固宮。注蓋犯至其罪。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子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楚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素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注魴樂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樂盈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樂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樂盈子故杜以為樂氏族世換諸樂魴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 秋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執為

右 申驅次前軍傳執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公御右也

貳廣上之笠御邢公盧蒲癸為右 貳廣公副車 啓

牢成御襄罷師狼遽䟽為右 左翼曰啓 肱商子車

御侯朝栢跳為右 右翼曰肱 大殿商子游御夏

之御寇崔如為右

大殷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

四

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

文子陳字之孫須無

武子崔杼也

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

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

何有

言有急不能顧
欲殺之以說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弑君之
惡過於

昔盟

不得其死過若以義殺自抑也況以

惡乎

自抑

疏

申鮮虞之傳擊為右
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傅擊申鮮虞

正義曰俗本多

之子若傳先有子字

錕矟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注左翼

正義曰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質遠以為此言或當

有成文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
也明啓肱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肱掖下也肱是在旁明矣

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之先行
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
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
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為啓者

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

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二隊介兵為二

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

張武軍於熒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

戍郟邵

取晉邑而守之

封少水

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

以報乎陰

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

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疏

注張武軍謂築壘壁戰勝潘黨請築武軍昭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稱楚既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

入楚陳蔡請為武軍蔡公曰欲日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

虞云張設旗此也。注趙勝至大夫。正義曰昭二十二

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

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摠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

廣平以北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福萊哀八年吳伐魯克

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名同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爲魯

邑繆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注救

盟主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

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

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

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

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釋例曰所記或

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

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

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

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杜以此故。季武子無適子

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也。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中堂季氏屬大夫

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然猶必爾

乃止

止不立紇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賓

既獻

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絜潔之

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下迎悼子

及旅而召

公鉏

獻酬禮服而通行為旅

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

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慍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

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

所位處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貧賤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

次舍也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

具饗燕之具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

宰

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

季孫愛之

成己志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

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

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

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

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弗應已卯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

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

廢鉏立統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

且夫子之命也

遂誣孟孫

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顧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連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己疾也

疾之美其毒游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

欲爲公俎
雖臧氏

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

戒爲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辟

藉涂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助

之

正人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乙亥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

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

鑄國齊北蛇丘縣所治

繼

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

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

子與穆姜爲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爲宣叔嗣

臧賈臧爲出在鑄

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

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

曰紇不佞失

守宗祧

遠祖廟爲祧

敢告不弔

不爲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

及不祀

言應有後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爲先人立後

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

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遂自爲也爲自

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入請也苟守先

祀無廢二勲二勲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忌

公子遂殺之立宜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

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

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疏**

注獻酬至為旅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衆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及介衆賓等立於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飲訖降引樂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入立於堂下主人獻笙師訖主人及賓介衆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爲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是爲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衆賓禮畢也言通行爲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減訖及大夫訖而召悼子至旅酬之時而召公鉏 若能至民可也 正義曰悼子

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言爲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爲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孟氏之御騶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曰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注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騶 信有力於戚氏矣 正義曰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立于戶側 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北立于戶側則在室戶之東西而立也禮記云坐北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耳 孟孫至石也 正義曰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多矣 夫石猶生我 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相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闕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虔並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平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所斥前人爲夫此言之類也 注正夫遂正 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

伯為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遂正所主
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

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注魯南城東門

正

義曰蓋舊名猶在相傳如此也

且邾在魯之東南奔邾出

此門為便

注姪穆至昆弟

正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

同出為媵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

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媵

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媵媵子昆弟

即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媵昆弟

注大蔡大龜 正

義曰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

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

耳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焉非也

注言應有後 正義

曰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

侯不滅族有小罪則廢其身擇立次賢使紹其先祀論語

云興滅國繼絕世謂此也必有大罪乃得滅之周禮大司

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是也武仲自言罪輕不及於

不祀言其應有後也。注二勲文仲宣叔。正義曰哀二

十四年傳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是二勲謂文仲宣叔也。季孫召外史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晉人克欒盈

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

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

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

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還

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

杞梁即杞殖

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

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

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

齊

侯弔諸其室

傳善婦人有禮

疏

夜入且于之隨正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

非城邑也故杜以爲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于奪則當爲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隨奪者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謂此亦爲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隨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別有奪地非此且于之隨也注婦人至賤也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黃尚者以黃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

臣也檀弓因黃尚而說此直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途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柩雖從柩而辭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昭妻也齊侯將爲

臧紇田

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

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兵也

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辟齊禍

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

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衣己身也

順事怨施

也

疏 不允於寢廟

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墻以爲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

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爲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爲難也作不至怨也正義曰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怨謂孫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怨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

仲孫

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

無傳

疏

秋七至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上

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類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

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
其交道既不復相脗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
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隸以代簡牘以
代繅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
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傳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疏

注陳鍼子八世孫正義曰世本文也

叔孫豹如

京師大饑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

氏

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

在夏爲御龍

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爲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韋城

在周爲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爲

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己世為興家

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

其

是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

黃帝堯舜

其次

有立功

禹稷

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臧文仲

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

枋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疏

注陶唐至以上

正義曰如杜此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也

通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
唯載六名而言不及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
陽縣也亦云唐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
共爲一名也史記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
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
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云堯爲唐侯國
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而
升爲天子既爲天子乃治於晉陽故杜於晉陽六名言不
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晉陽言堯爲天子號曰陶
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
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以
陶唐爲號故曰自虞以上也 注謂劉至九年 正義曰
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秦
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注豕韋至韋城
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曰

彭姓彭祖不韋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不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不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彭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不韋之後則賜劉累身封不韋而此云在商爲不韋氏者杜於彼注云劉累代彭姓之不韋累尋遷魯縣不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不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不韋之事 注唐杜至杜縣 正

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不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也晉語管叔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於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

士蕩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蕩之孫是隰叔四世及上會食邑於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稟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末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別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懸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體相承炫於處泰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

凱之言已之遠也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言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大上至立言 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伯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

以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揚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注枋廟門 正義曰釋宮云枋謂之門李巡曰枋故廟門名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枋謂廟門也 范宣

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

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

貳難也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持

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

德須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

以濟令德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詩大雅言

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

無寧寧也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斃也

宣子說乃輕

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

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介因也大國楚也

寡君是

以請罪焉

請得罪施陳也

敢不稽首

爲明年鄭入陳傳

疏

詩云

至名也夫

正義曰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皆美也言有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爲邦家之基本也此詩

所言言此君子有公德也夫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其在下臣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毋寧至生乎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止養我民也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注焚斃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

以伐吳

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

為下

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

齊社鬼

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蘧啓彊

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族類也取其

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

從蘧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

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

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

以齊無字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夷儀諸侯

晉侯

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

大叔曰

不然部婁無松栢

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二子在

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

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

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

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胄於橐而

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

弗

待而出

射犬又不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對曰曷曩者志入而已

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

屈

疏

無有至一也大夫無常國士大小人民衆寡之異其在我上彼

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
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注部婁至大國 正義曰釋地云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
最大爲陵則阜地之高者長江陵之類也部婁小阜相傳

爲然大山有松栢小阜無松栢小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
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知

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 注轉衣裳 正義曰踞謂坐其
上也戰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裳耳當是盛衣甲之囊

也下云取冑於婁當別有小囊盛冑定本作衣裳 婁者
至怯也 正義曰婁猶向也向者志入前敵而馳馳入遇

快而出非是 故不告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蘧啓彊帥師

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 平夏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召 楚

子師于荒浦

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

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

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尹

遠子馮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終也

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蓋明

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闢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

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疏

注郊王至城之正

義曰傳稱成王定鼎于郊鄭周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爲郊故以郊爲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毀王宮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爲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歲爲王城之也

晉

侯璧程鄭使佐下軍

代樂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

如晉聘

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

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

降乃得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爲明

年程鄭卒張本

疏

注問自降下之道

正義曰下注

之道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人故問自降下之道其有至憂也正義曰程鄭忽問降階然明議

其將死故云此程鄭身有罪禍懼奔亡之憂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

者君子所尚有小人道之輒爲死傷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

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覺感疾而憂故能出

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倫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

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

見入故舍之無**疏**注子產至詳之正義曰釋例曰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

譏釋例詳之

入之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讖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以求媚於晉義取亂略不能以德懷親又不能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善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疏注

儀至經誤 正義曰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子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

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言前序後摠取省文之義故此直言諸侯猶是上夷儀之諸侯也劉炫云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炫謂史異辭於彼有規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按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公至自會

傳無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于
懸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

者自外而入之

疏

注夷儀至之例正義曰僖元年邢
遷于夷儀是夷儀本是邢地僖二十

五年衛滅邢而有之還名其地為夷儀故為衛之邑也釋
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於歸復
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諸
在例外稱入直是自外入內記事者常辭義無所取而實
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以先儒實
以入例故顯言非國逆也於時劉為衛君非國逆又不得
位而稱侯者晉人稱為衛侯以告魯故書
侯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與此同也

楚屈建帥

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
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

陳猶
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不巢卒

遇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
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斷

吳子至巢卒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
為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兒頑如會丙戌卒于郟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

報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
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弑君孟
公綽魯大夫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

欲得
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齊
大夫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

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

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

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

皆曰吉何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

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也

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
爻辭

困于石往不濟也

其

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

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蒺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曰發言榮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寇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

崔子其無寇乎

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寇

崔子因是

是

公恚又以其間伐晉也

間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

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

同公

夏五

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使使公來

乙

亥公問崔子

問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命姜

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

曰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白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于

擻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擻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他命公

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

邠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堙皆死八子

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

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

侍漁者

侍漁監取無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帑

之妻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之比皆死

反死君之義

崔氏殺驥蔑于平陰

驥蔑平陰大夫公外

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七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歸

君民者豈以陵

陵穆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

若為己死而為己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聞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已股

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

合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

八年殺慶齊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

齊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

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

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

因自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

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閭丘嬰以帷縛

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鮮

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斥危不能

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

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

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

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舟中謂嬰

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

衆得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

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翬

喪車之飾

諸侯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

依上公禮九乘又

注棠公至大夫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

正義曰楚僭號

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注丁公

正義曰謚法遠義不

克曰丁 遇困之大過

正義曰坎下兌上爲困兌爲澤

坎爲水水在澤下則澤中無水也易困象曰澤無水困澤

以鍾水潤生萬物今澤無水則萬物因病故名其卦爲困也巽下兌上爲大過彖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大陰小二陰而夾四陽大者過也 史皆曰吉 正義曰史者筮人也

史有多人皆言爲吉阿崔子之意也服虔云皆二卦妄也

注坎爲至以動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也說卦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也石不可動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注坎爲至則傷

正義曰兌爲澤說卦文也釋草云茨藜

梨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藜梨有刺是草

之險者踐之則被刺故恃之則傷也

注易曰至所歸

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文之辭而以

此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

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

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藜梨之間應當辟

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即害身之物所

以云名必辱藜梨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

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文之義

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本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不爲至寔乎 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立冕此崔子之冠蓋立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立冠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也 注干揆至他命正義曰昭二十年傳說齊公孫青聘衛之事云宿將揆主人辭宿曰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乃親執鐸終夕與於燎燎即是揆之事扞外役即是干之義也故先儒相

傳皆以干振爲行夜說文云振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聲
夜扞寇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爲行夜官名也服虔云

曰干扞也詎謀也言受崔子命糾禦謀淫之人有此謬說
故振字或誤從言也今定本作干振受崔子之命又受公

命是爲二命故云受崔子命射之不知他命也 又射之
中股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

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
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注喪車至六翼 正義曰周禮

婦人掌衣翼柳之材鄭玄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喪大記云飾棺棺君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禮翼

以木爲筭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
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

定掛於墻中檀弓曰周人簨置翼是也是說翼之制也方
言去自闕而東謂扇爲翼則翼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

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玄云八翼者加龍翼二 不
踰 正義曰禮喪車乘人專道而行無貴賤一也踰者止

行人也此不止行人略賤之

注下車至降損

正義曰

服虔云下車遣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玄云言車多
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遺奠而
載之者與遺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
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如
鄭之所言遣車者乃是明器塗車芻靈載所包遺奠藏之
於壙中下車若是明器則甲兵亦是明器當云無甲兵不
得云不以甲兵也杜言送葬之車則謂此爲貳車非遣車
也言下車者蓋謂巖惡之車非良車也周禮大行人云上
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則齊是侯爵
法當車七乘耳今傳舉七乘言其不依舊法知齊舊依上
公之禮貳車九乘其送葬又有甲兵今皆降損也用甲兵
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
輕車比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

泮關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
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弑莊公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慶封獨使於
晉不通諸侯

說晉也

故不書鉏隰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朋之曾孫

宗器祭祀之器
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

三軍之
六卿

五吏三十帥

五吏
文職

三十帥武職皆
軍卿之屬官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
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爲
賂處守守國

者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譏者
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叔向告於

諸侯

告齊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

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疏

注以弑莊

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言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誅伐齊齊人以莊公伐

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

晉也

男女以班

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

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

炫謂男女分別示

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為賂也

注五吏至屬官正義曰

此齊以晉將來伐就會賂之則五吏三十帥皆軍內之官

也三軍將佐有六與六正數同故以六正為六卿也其五

吏三十帥皆是軍內之官以三軍與六正數同必是在軍

之官但軍官不復可知下句言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

則軍內羣官足包之矣於大夫之上言五吏三十帥此吏

帥未必貴於大夫當以有所掌故先言之耳以吏者治也

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杜氏以意而解不能

審悉故云皆軍將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

審悉故云皆軍將之屬官略言之耳既以帥為武職則帥

是大帥下句復云師旅明當小於此帥故杜以下師旅為小將帥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俗本三十帥為三十帥非也 注皆以男女為

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

女為賂劉炫以為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為賂與杜異也 注晉侯至宜退 正

義曰案傳會于夷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則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

既有喪師自須退讓今受賂未合致譏故杜為此解而劉以為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釐公以十 將使衛

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鹿 崔子欲得

致留衛侯妻子 正義曰衛侯本以妻

於齊以質之 子奔齊今衛侯將入夷儀崔子止其

幣於齊所以止之以求五鹿故也衛侯若得
衛國望以五鹿與齊故止其妻子以質之也
初陳侯

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突穿也

遂入之陳

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冢間

遇司馬相子

曰載余

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

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

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

毋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使其衆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

纍自囚係以待命

子展執紼而見

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

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

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記

注纍自至待命正義曰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齊羊

所以不別以男女囚繫以待命者此雖降服猶望國存故以囚繫男女擬爲鄭之僕隸彼則恐其遂滅請俘江南國已亡滅男女非己之有故與此不同一注被除至還也正義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被除釁浴鄭玄云歲時被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葉沐浴彼言被除知此被社是社除也其被除之事當如鄭之言也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使民依職領受具其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以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案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被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伐齊而稱同盟

以明齊

疏

注伐齊至同盟

正義白杜以細言同盟傳

亦同盟

言伐齊直書諸侯同盟齊人不序於列故據

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今知非者以五月齊弒莊公之後即立景公及

七月始盟傳言齊成故也明齊侯在會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云鄭成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陳鄭服也並與

此文同又傳稱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故知齊亦同盟劉以爲齊侯不與盟而規杜氏非也

趙文子

爲政

趙武代范匄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禮待諸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

弭止也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令尹屈建

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

疏

注令尹屈建正義曰趙文子初始爲政與令尹相知望其在後兵息知是新令尹也下文始言屈

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其實爲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

楚遠子

馮卒屈建爲令尹

屈建子木

屈蕩爲莫敖

代屈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

卒叛

前年辭不叛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舒鳩城

吳人救之子木退以右師先

先至舒鳩

子

彊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五人不及子木

與吳相
遇而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

居楚兩
軍之間

子彊曰久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處
水兩

請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關精兵
駐後為陳

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
而補助之

乃可以免不然必

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

其軍

吳還逐五子
至其本軍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

舒鳩

注墊隘處水雨正義曰成六年注云墊隘處因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溼久駐於此處水雨大

至民將困病故恐爲人所禽制也

衛獻公入于夷儀

爲下自夷儀與齊善言張

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爲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胡公闕父之子蒯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

今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

陳桓公鮑卒於吳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

五父而立之

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

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

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流移失所

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年

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

則有我

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堦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

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

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

降 衰差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

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公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士莊

伯不能詰

士莊伯士弱也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

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

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桓機之發榮辱之主

疏注獻入至其俘正義曰上云數俘而出不將以歸知其空獻功不獻俘也注戎服至朝服正義曰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諸侯之朝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

服異於朝服也

注庸用至滿也

正義曰庸弊所用故

為用也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舜傳

禹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周武王克殷

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注周

得至三恪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

帝之後於蕭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

王之後蕭祝陳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

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

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蕭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

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朝

用其禮祭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

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

稱恪唯以為恪耳

何故侵小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子辰伐陳此言

正義曰陳大於鄭而謂

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小於鄭也子辰伐陳此言

侵謂侵陵之非用兵之侵也 列國一同 正義曰周法

大國王百里此爲一同考引夏殷時國小以譏晉國之寬

大權以拒晉耳 注表差降 正義曰中國七十小國五

十是降差 注拒機至之主 正義曰易繫辭文也鄭玄

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

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傳言子產善爲文辭於

鄭有榮也 楚蔦掩爲司馬 蔦子爲子不使庀賦

也 數甲兵 閱數 甲午蔦掩書土田 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

林 度量山林之 鳩於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

之 辨京陵 辨別也能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 表洧淳鹵 洧鹵

之地表異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 規偃豬 偃豬下

鄭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之地表異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鄭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鄭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鄭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鄭其賦稅 數疆潦 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

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
不收

隰臯

隰臯水岸下濕為芻牧之地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

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卒甲楯

之數

使器仗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

以疏

注庀治賦之事治之使具故以庀為治也

正義曰庀訓為具而言治者以下說治

注鳩聚至之

虞

正義曰鳩聚釋詁文也釋地有十數李巡曰藪澤之別名也周禮澤虞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鄭玄云澤水所

鍾也水希曰藪其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是藪為曰獵之處或焚其草則散失澤藪之用故聚成使不得焚燎之

也 注辨別至之地

正義曰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非人

爲之丘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所作也

則京爲丘類人力所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

巡曰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大爲陵也檀弓稱趙

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觀晉諸大夫之墓也僖三十二年

傳云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故知別丘陵以

爲葬基之地

注淳鹵至賦稅

正義曰賈逵云淳鹵也

說文云鹵西方鹹地也從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

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

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斤鹵生

稻梁是鹹薄之地名爲斤鹵禹貢云海濱廣斤是也淳鹵

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 注疆界至租入 正

義曰賈逵以疆爲疆槩境埒之地鄭衆以爲疆界內有水

潦者業周禮草人凡糞種疆槩用糞鄭玄云疆槩強堅者

則疆地猶堪種植非水潦之類故從鄭衆之說數其疆界

水潦者計數減其租稅也孫毓讀爲疆潦注云砂磔之

田也

注偃豬至多少

正義曰禹貢徐州大野既豬孔

安國云水所停曰豬檀弓云有菽其父者泔其官而豬

是豬者停水之名偃豬謂偃水為豬故為下溼之地規度

其地受水多少得使田中之水注之

注廣平至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

曰原釋丘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

不得平正以為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為小頃町也說文

云町田踐度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

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為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

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隄相配非是

不得為井田也釋地若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

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

拔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注隄阜至之地 正

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隄李巡曰下溼謂土地宏下名為隄

也詩云鶴鳴于九臯毛鄭皆以臯為澤之坎是臯為水岸

也下溼與水岸不任耕作故使牧牛馬於中以為芻牧之

地注行沃至為井正哉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
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墾行五曰原隰行地高於原也傳稱
鄒瑕氏之地沃鏡魯語云沃土之民逸則行沃俱是平美
之地行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
故如周禮之法制之以為井田賈逵云下平曰行有澆曰
沃所指雖異俱謂良美之田也六尺為步以下皆司馬法
之文自度山林以下至此有九事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其
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
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
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濶之地
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
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之
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
為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
卑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
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

此說也案周禮所授民田不過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經傳未有此言故杜不用其說

量入脩賦 正義曰量其九土所宜稅其收入多少乃準其所入脩其賦稅其九土之內偃豬京陵無物可入而言

九土之所入者揔言之 賦車籍馬 正義曰賦與籍俱是稅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因車馬之異故別爲其文

賦車兵徒兵 正義曰車兵者甲士也徒兵者步卒也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

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鄉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

之五兵鄉立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二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事六當然十二月吳

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

巢

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

親門

啓關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

也死

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也貝子木辭曰先

大夫蒞子之功也以與蒞子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蒞子馮請退師

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

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

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如

農之有畔

言有次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

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

大叔儀也

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

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不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假念其後乎謂齊子必身受禍不得如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齊子視君不如弈

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

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齊氏出自衛武公及善九世也

疏我躬至我後正義曰詩小雅小弁之篇書曰至不困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

以不因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
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 注弈圍棋 正義曰
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
名之曰弈故說文弈從廿言竦兩手而執之孟子稱弈秋
善弈秋人自以善弈而著名也棋者所執之子故云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
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沈
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三